

&gt; 闲话

## 转个弯不算什么

□ 王晨宇

网上刷到一段视频,说就算走错路线,导航也不会怪你,只会重新规划路线。这样的话,让我想起了前些年大晚上就医的场景,那时候还有疫情,我突然发烧,冲着这症状,不敢停歇地去了医院。一个人,脑子也烧糊涂了,我找不到就诊楼,在医院绕了好几圈,最后是值班的护士看着我不对劲,把我送到了医生办公室。

现在想想,觉得当时很好笑,一个人在医院里转圈,看似往前走,实际困在了原地。人生也经常这样,选择错误的方向的时候很多,但错了也不要紧,继续上路就是了。

知行合一的王阳明早慧,人人都说他打小就是状元坯子。12岁的他却心

生质疑,“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圣贤耳。”15岁他单骑出游,去往边疆苦寒之地习武巡游,和胡儿骑马射箭,想要安世报国。如果这样下去,也许他会成为大将军,可他又掉头了。他迷上佛道,17岁的他因为沉迷于人世间的道理,和道士论道时忘记了那天是他大婚之日。之后按着朱熹的格物致知,盯着竹子,想竹子的道理,他想不明白,又转移方向,走进了仕途。

35岁,在今天中年危机的年纪,他得罪宦官被贬,贬成了贵州龙场驿丞,一个不入流的末品小官。苦读诗书多年,前功尽弃,你以为他会一蹶不振?不,他于龙场悟道,走出了自己的心学。至此,“知行合一”名扬天下。

他开宗立派,广纳学徒,是有名的大儒。大儒是什么样子的?著书立说,手不离书。可王阳明不一样,他是另类的大儒,他以心学理政,政通人和,当得一手好官。他是进士出身,实打实的文官,手中无寸兵,你以为他面对治下匪患只能严防防范?他却不止缴得了匪,还能平得了叛乱。43天平乱,立下奇功,朝廷震撼,受封伯爵。

你以为他往后余生皆是坦途,即将官运亨通,不,奇功引来的是猜忌,是忌惮,空有爵位,连禄米都不曾发放。他停下来了么?没有,他继续讲学,完善自己的理论,提出“致良知”,阳明心学广播天下。当然这还不是终点,他晚年临危受命,又上战场。

他的一生看似一直在折腾,不停转弯。可每次转弯谁又能说是无用的呢?如果不是15岁那年的单骑出游为他积累了足够的军事素养,如何能以军功封爵?如果不是格竹子,对格物致知有了自己的理解,如何能以龙场悟道?每次停滞都为后来作足了准备,我在医院那晚上转的那几圈也不为无用功,起码后来每次去医院哪儿抽血,哪儿查B超,心中了然。

什么才是人生的正确方向呢?得走了才知道,走错了也不过重新上路,转的那几个弯也不白转,总能带给你些什么,或成长或感悟,皆是积累。只要以心为方向,走过弯弯绕绕,总能曲折上升,最终得见天地。



《玉屏书院》(钢笔画) 唐晓华作

&gt; 诗苑

## 风吹过撒基格

□ 李正尤

彝山的风,漫过两千一百米峰岭  
撒基格,浸润在雨露的温润里  
河的那边,鸡嗉子树守着旧时光  
把古老的地名,泡出新生的芽  
于是,在朝霞与落日  
吻透的冬日,红彤彤的鸡嗉子果缀满枝头

七个小组的炊烟,缠缠绕绕  
漫过十六点八平方公里的砖瓦与日常  
数千亩耕地,是祖辈传下的经筒  
万亩林地,揽住四季流转的树影枝丫  
从陆良的烟火,到麒麟区的田埂  
归属的足迹,像九龙河的流水  
缓缓流淌,把撒基格的“新”  
一笔笔写向天涯

汗水浇筑的坦途,从村口向远方铺展  
水泥村道串起的烟火节点  
将泥泞与颠簸,一一藏进过往  
新村庄、小洋楼,在春风里不停拔节生长  
安全水、便民电,织成细密的生活之网  
田间的观光步道,把休闲与欢喜  
一寸一寸种进青瓦白墙、绿野晴光  
如南盘江的支流,各赴山海,又同声相望

曾经,玉米与烤烟,撑起日子的温良  
洋芋和水稻,熬煮着乡土的醇厚芬芳  
如今,合作社踏风奔忙  
稻田里的小春洋芋,借着水旱轮作的智慧  
在泥土里酝酿,结出成熟的光  
火红的辣椒,燃着日子的滚烫  
冷库、矿泉水厂、菌包、万寿菊、蓝莓  
把时光的馈赠收进竹篓  
把富足,一点点填进家家户户的米缸

此刻,河畔的鸡嗉子树,仍旧静静守望  
新的故事,在硬化村道、郁郁葱葱的林间长高  
新时代,带着彝语的温暖,裹着土地的芬芳  
把乡村振兴写给撒基格的诗,用时代之风  
酿成一坛坛时代的酒  
敬这片热土,敬过往沧桑,敬前路浩荡

&gt; 万物

## 紫砂壶里葛花香

□ 刘泽铭

晚上九点,我正伏案写作业,忽然门轻响。抬头见母亲轻手轻脚走进客厅,目光不安地扫过门口与窗外,旋即,匆匆推门出去。

母亲返回时,嘴里念叨着:“这么晚,你爸怎么还不回来?”我这才明白,母亲是在担忧父亲的安危。父亲因工作应酬,总免不了饮酒。若很晚不归,母亲便会心神不宁,难以入眠。

父亲每次饮酒归来,母亲都会给他做一碗醒酒茶。所谓的醒酒茶,就是用姜汤加红糖煮成,有时是用温开水调蜂蜜。父亲最中意的是葛花茶,用葛花冲泡出的茶清香淡雅,醒酒又安神。

唐代诗人韩翃在《送王少府归杭州》一诗中:“葛花满把能消酒,栀子同心好赠人。”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对葛花的功效也有记载:“解酒醒脾。”家里的茶柜上,母亲时常备有干葛花,专给父亲泡茶醒酒。

葛花是母亲从山里采撷的野葛花。每年夏末秋初,山里的野生葛花就开始绽放,紫莹莹的葛花爬满藤萝。坡脚、沟边、荒地到处都是葛花影子。暑假之时,母亲会带上我一起到山里采撷。记得第一次采葛花,我

很好奇,问母亲葛花是长在树上还是地里?母亲给我做了介绍——葛花是长在藤上的,属于豆科植物,花紫红色或淡紫色,叶呈心形。尽管说得很详细,年少的我还是似懂非懂。

每次采野葛花归来,母亲的手上都会留下几条伤痕。山里灌木丛生,不经意间会被刺儿扎到。回到家,母亲顾不上休息,从厨房拿来两个簸箕,一个装刚采来的葛花,另一个装挑拣出来的葛花。葛花里夹杂着杂草和遭了病虫害的,都得清理干净。清理完毕,放到阳台通风处晾晒,一个星期左右就干透了。其间,每天扒弄两三次,这样均匀、易干,储存起来不会发霉变质。

母亲泡葛花茶,从来不用普通杯碗,而是用祖父传下来的一只老紫砂壶。每次泡茶,她轻轻捏一撮干葛花放入壶中,注入刚煮沸的开水。水倒七分满。片刻,干扁的花瓣便在热水里缓缓舒展,浮浮沉沉,汤色上来了,清香渐浓。长年累月,壶壁积起一层厚厚的茶垢。母亲几次想清洗,都被父亲拦住说:“洗了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每次换茶,倒出的残花只用清水轻冲一两遍。不能重,重了会冲淡那股原有的味道。这把老紫砂壶的外观,一直被母亲擦得锃亮锃亮的。壶身被擦得锃亮,竟能映出人影。

山里的野葛花,年年照旧开放。如今,母亲老了,腿脚不便,想进山采野葛花却无能为力。可她心里不甘,没事时拄着拐杖,站在村口往山里望。她在电话里说:“葛花开了,紫莹莹的,铺了半面山。”我真想回去,陪母亲进山采野葛花,像儿时一样问她,野葛花是长在树上还是地里?希望她能再介绍一遍。

每日饭后,我泡上一杯。看干花在水里滋滋吸水,一片片慢慢舒展,在水中起起伏伏。汤色刚泛浅香,我便急啜一口,倦意没了,浑身松快。喝着喝着,脑海里竟浮现出母亲当年被荆棘划破手的画面,一条条血痕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总之让人不忍。还有,深夜里她独自一人守着紫砂壶的身影犹在眼前。

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的那句:“洗了就不是原来的味道”寓意尤深——茶垢的味道,藏着母亲一生的守护与岁月。